

(一) 卷一



河内三山行集
河内三山行集
河内三山行集

卷一
村舍
書

第五冊



(清)李光地 撰
陳祖武 點校

榕村全書

第五冊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

第五冊目錄

榕村語錄(上) / 一



榕村語錄(上)目錄

榕村語錄序 五

卷之一

經書總論 七

大學 一五

卷之二

上論一 三四

卷之三

上論二 五五

卷之四

下論 七三

卷之五

上孟 一一〇

卷之六

下孟 一三四

卷之七

中庸一 一六二





卷之八

中庸二

……………一九〇

卷之十二

書

……………二九八

卷之九

周易一

……………二一八

卷之十三

詩

……………三一九

卷之十

周易二

……………二四五

卷之十四

三禮

……………三五三

卷之十一

周易三

……………二七一

榕村語錄(上)

榕村語錄(上)目錄

榕村語錄序 五

卷之四

下論 七三

卷之一

經書總論 七

卷之五

上孟 一一〇

大學 一五

卷之二

上論一 三四

卷之六

下孟 一三四

卷之三

上論二 五五

卷之七

中庸一 一六二



○

卷之八

中庸二

……………一九〇

卷之十二

書

……………二九八

卷之九

周易一

……………二一八

卷之十三

詩

……………三一九

卷之十

周易二

……………二四五

卷之十四

三禮

……………三五三

卷之十一

周易三

……………二七一

榕村語錄序

孔子而後，三更五百餘歲而至朱子，能傳孔子之心者朱子也。由朱子而來，至於今又五百有餘歲矣，依傍者徒拾其皮毛，超躐者遂迷其宗派。惟安溪李文貞公，篤敬義之實學，得誠明之正傳，潔淨精微，尤深於易，而羣經道要，乃一以貫之。凡所述造，無不有以發前儒之所蘊，而覺來哲於無窮，其於朱子，蓋異迹而同神焉。則五百年來以公直接朱子者，乃萬世之定論，非叙一人之私言也。顧叙生也晚，讀公之書，而不及游公之門。迨壬子歲，受知於交河先生，由交河而溯安溪，私幸猶得竊附於門下士之末。去秋，獲識公之文孫立侯侍讀，因示我以榕村語錄三十卷，蓋與其師畫堂先生先後編集者。則凡公生平講學明道之大全，犁然具在，反覆研玩，直如登安溪之堂，而目覩其口講指畫焉。是則生公後者，未必不反幸於並時者已。間嘗考之，語錄之興，蓋非晚近，其亦體原於洙泗者爾。故今所傳論語、家語，即孔子之語錄也。厥後揚氏法言、王氏

中說，摹其似而未得其真。及二程遺書，朱子語類出，則傳其心，而不襲其迹，與摹其似，寧傳其心之爲要乎！而議者或謂異氏有之，嫌於其體，毋乃弗深考，而反客爲主者耶！至於不避方言，詞未古雅，則牖民孔亟而不暇立文，正所以爲儒門之實錄耳。彼文士之氣習，豈足與語斯道之傳哉！顧二程遺書，其理雖精，而部分未晰。朱子語類各以類從矣，而門目又太瑣，且語多複重。是則編書者之責也。此書編次，悉依公平日講學明道之要領，故簡而該，精而密，一開卷而窮理修身之方，內聖外王之道，若網之在綱，可提而挈；若堂之有陳，可由而升。其以此爲六經、四子、宋五子之階梯可也。則公之繼絕開來，不亦深有賴於此書之存哉！抑吾聞之，論語、家語，皆門人裸記之，而論語尤精，蓋曾子、子思論纂之力也。今侍讀與畫堂先生，於師門微旨，記纂簡當，功在後學，自不待說。故余既論五百之統非公莫當，又以此書編集之精，而歎明德之後，有達人爲大可幸云。謹薰沐盥手而爲之序。乾隆癸亥仲春，門下晚學生東吳張叙敬識。

榕村語錄卷之一

經書總論

孔子留下幾部經，部部精妙。佛書一看便有佛氣，老書一看便有老氣，經卻一槩正當，無他聲色臭味，在聖人手中一過，便純粹無倫。天下之道盡於六經，六經之道盡於四書，四書之道全在吾心。

孔子之書，如日月經天，但看尊之，則天下太平，廢而不用，天下便大亂。

孔子六經，字字可信。博學多能，一肚皮家當，卻又江、漢以濯之，秋陽以暴之，只是細心到極處，謹慎到極處。

夫子所留下的書，萬理具足，任人苦思力索，得箇好道理。若是他不說的，所見畢竟不確，久便自見其弊。如所見實在精當，再向他書上細心尋求，卻原在裏面包著。雖聖人亦有所不知，只是他不知的就不說，如「夏禮吾能言之，杞

不足徵；殷禮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」。他原曉得，因無徵便歇了。有這本事，又有這箇道理，何從尋得他箇破綻出。

尼山造化在其手。易本卜筮之書，春秋本記事底檔，書亦流傳的數篇古文，詩本風謠樂歌。一經其手，便都道理完備。範圍天地，曲成萬物，是何等手段。

朱子兩眼實在明亮，大學、中庸，其所服膺，易中序、雜等篇，未嘗有異詞，孝經雖疑之，亦不敢決謂可廢。惟前人以書傳爲孔子作，詩序爲子夏作，直決然斷其妄，此乃確論。

四書中公案有極難解處，要想個透，使了然於心，自己臨事方得力。聖人在衛六七年，受其公養，當時既不脫冕而行，君相未嘗見招，不便自歸。而老必還鄉，遂在近處栖止，只得在衛。父子稱兵，已是亂國，孔子不做其官，不與其事，而不爲衛君，必也正名，一絲不苟。至些須餽養，周之可受，固不必矯之而饑餓也。嘗論「篤信好學」章，自「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」，一直趕到「邦無道，富且貴焉，恥也」。其義甚備，有安邦，自不入危邦；有治邦，自不居亂邦。至天下無邦，只得「無道則隱」。隱只不做官便是。當日孔子聲名滿天下，無處避，

逼到歸宿處，只是甘貧賤而已。孟子「王由足用爲善」一段說話，信是盡君臣之義。當時作客卿不受祿，便已爲去地，其出處進退，亦毫無可議。

人欲窮經，畢竟以經聖手者爲妙。易、書、詩、春秋、周禮，隨分精熟一部，受用不盡。儀禮雖亦聖作，但在儀節上講，何嘗不是道德性命所發見，畢竟略隔一層。禮記中聖人議論亦多，但大半出自漢人，不盡是聖人之筆。

詩、書皆聖人選定文字，所自著者，惟易、周禮、春秋而已，學者豈可不盡心？周禮是洪範衍義，春秋義法大抵一出於周易。聖人取法古人，卻又是自己一個規模。

諸經多將首二篇包括全書之義，乾、坤兩卦，括盡易理；二典、二南，亦括盡詩、書。詩、書中道理，總末有不從脩身齊家說起者。豕宰管到宮闈瑣細，俗儒疑端，以此爲首。不知此乃修齊之要，正治天下之本。春秋隱、桓二公，亦盡一部春秋道理。隱無王，桓無天。無王者，隱公終身未嘗朝聘於周，直似非其臣子者然。無天者，桓公弑君，王不加討，又從而恩命稠疊焉。惟此二義，一部春秋，豈復外此。

文章隨世運，雖孟子不免雜戰國之談鋒，朱子不能脫南宋之衰弱，惟洄洄不隨風氣。觀左、國等書，可見風尚夸靡。聖門卻撰出一種雪白文字。又各體不同，論語是一種，大學是一種，繫傳與中庸又是一種。乍看是黑洞洞的，中間卻分明一大世界，道理根源都在此。春秋更奇，又是一種。王荊公好古文，獨詆春秋。其實春秋是作古文之根，一字不苟，稱名切實，不如此便錯。

立言最難，伊川窮一生之力，著一部易傳，多是自己的易，還不是周易的本義。春秋只解到桓公十年，已有繆誤。隱公不書即位，穀梁義例甚明，卻廢不用，而曰：「外不受命於天子，內不受命於先君。」然則書即位者，皆受命於天子與先君者耶？桓公又書即位，何以解乎？至春秋序卻做得好，其他議論好處甚多，不可緣此等一二處，便槩行攻駁也。若句彈字議，除是孔子方一字不可移易，孟子便有可疑。如「臣視君如寇讐」、「聞誅一夫紂」之類，皆似太險。又如「取之而民不悅，則勿取」；文王是也；「文王猶三方百里起，是以難」；語意皆

〔一〕猶，原作「由」，據孟子注疏卷三公孫丑上改。

微欠圓成。文王服事終身，何嘗是要取殷？見民不悅而止，又何嘗有意圖王？迫於國小，以致事業不成。至「不動心」章，依然說得妙。「得百里之地而君之，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。行一不義，殺一不辜而得天下，皆不爲」。何等純正精到。

詩不必篇篇皆美刺，春秋不必言言皆褒貶。詩貞淫並著，而其教歸於正人心。春秋善惡並書，而其教主於存天理。自記。

易、春秋，在五經中最奇，其中條分縷析，又皆是自然之理，日用眼前之事，所以爲妙。易虛而實，空空洞洞，無所指定，而天下事事物物，形象變態，無一不備。春秋實而虛，有名有事，各不相假，然引而伸之，觸類而長之，天下萬世，皆於是取則。人情物理，皆稟律令。幽隱微曖，神明鑒諸，信造化之精髓，性命之模範也。

凡修一書，必立意推戴何人做主。詩經自當以朱傳爲主，綱領內便不應入詩傳序。周易折中綱領，采程傳序者，不敢主程傳也。朱子說易之取象，不可盡以道理求。蓋謂隨人隨事，皆可以生解耳。雖象皆有根，根即是道理，卻要

知他原可以隨人隨事求之也。朱子此說，畢竟是講易的定盤星。尚書注亦未有強於蔡傳者，但多敷衍幫襯，不能字字著實。其解「天聰明」二句，云：「天之聰明，非有視聽；天之明威，非有好惡」。即以本書作證，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」，何以見得天無視聽？「帝乃震怒」、「皇天震怒」，何以見得天無好惡？其說之弊，直使人把天作糊塗物事，全憑人以爲聰明好惡者然。蔡氏此等處，都似還未見到根源，所以未覺熨貼。朱子說，春秋據事直書爲多，未必盡有褒貶。或不以爲然，不知朱子不是說全無褒貶，謂未必如今人說一字不放空，都有褒貶耳。道理卻是寬寬的說好，寬些包得道理多。寧可失出不妨，若過密，萬一失入，其弊甚大。胡傳多不是聖人意。你看朱子傳注，文義或有未當，至大道理，一絲不錯，他人便大處錯。朱子議論人物，規陳時事，容有太剛過嚴處，要無不可見之行事者。若胡傳說來，一步不可行。修此三經，詩當全用朱傳，惟斟酌幾篇；書半用蔡傳；春秋則當不用胡傳，合者數條而已。

五經、六藝，今止四經、四藝而已。經止易、詩、書、春秋，禮即在六藝中；藝止禮、樂、書、數、射、御已不講。易將註疏、程傳、朱義看過，略通大意，一年